

第一章 袁家八小姐

袁詠安打小就聽過一樁關於自己的笑話。

她出生前袁家孫輩已經接連得了七個男丁，連同自己沒有姊妹，和妻子生了五個兒子，袁家整整三代不見一個女娃，倒不是說兒子孫子不好，袁老太爺每回說起這事都要先補一句「袁家的小子個個都好」，只是好歸好，一連七個全是小子，總期待來一個軟綿綿的小棉襖。

所以她出生時，袁老太爺據說高興得連平日最愛的早茶都少喝了一盞。

到了洗三那日，賀客一撥接一撥的進門，袁老太爺抱著她從前院炫耀到後院，誰伸手都不肯給，只說剛出生三日的孩子嬌嫩，換來換去容易著涼。最後還是老夫人盧氏看不下去，叫他把孩子放回搖籃，他才勉強鬆了手。

結果不到半刻鐘，又說孩子像是哼了一聲，再度將她抱起來。

盧氏當場拆穿，「她睡得好好的，哪裡哼了？」

袁老太爺還十分有理，「睡著不能哼？」

這件事十六年來袁家人說過不知多少遍，每回都略有不同，唯一不變的是袁老太爺堅決不肯承認自己當年稀罕孫女稀罕得很。

袁詠安小時候還會追著問是真是假，後來不問了，因為袁老太爺如今還是一樣。

袁詠安今日比平時早起半個時辰，因為聽說昨日南邊送來一批朱櫻祖父特地留下了一盤最紅最大的。

晨光才剛透進窗紗，她已經坐在妝檯前，左手拈著一對珍珠墜，右手拿著赤金纏絲耳環，在耳邊輪流比了兩回，仍舊拿不定主意。

她今年十六，生得白皙明麗，眉眼尤其活，一雙眸子笑起來時彷彿藏著什麼主意。今晨只是去給祖父母請安她穿得並不隆重，一襲淺杏色夏衫襯得人精神，只是首飾盒一打開，她那點原本不多的猶豫全用在了耳墜上。

銀柳站在她身後替她綰髻，看著自家小姐兩副耳墜換來換去，終於忍不住提醒，「小姐只是去老太爺、老夫人院裡請安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袁詠安對著鏡子側了側臉，覺得珍珠清爽些，但赤金又顯氣色，實在難以抉擇，「所以才只挑了兩副，不然還得多看一會兒。」

銀柳手上的梳子停了一下，這話聽著竟還有些道理。

她跟在袁詠安身邊多年，知道這種時候不能順著她的思路走，索性道：「不論小姐戴哪一副，老太爺也不會多疼小姐一分。」

袁詠安從鏡中看她，「那可不好說，萬一祖父今日正好喜歡珍珠呢？」

「老太爺今日就是喜歡石頭，小姐往他跟前一坐，他也會說石頭好看。」

袁詠安想了一想，既然怎麼戴都不影響祖父房裡朱櫻的歸屬，她便不再為難自己，把兩副耳墜都放了回去，另挑一對輕巧的白玉小墜戴上，起身時還十分滿意自己的乾脆，「算了，不費心了，我主要是去陪祖父母說話。」

銀柳將首飾盒合上，沒有揭穿她，畢竟說話與吃朱櫻也不衝突。

昨日一批朱櫻由南方一路快馬送來，皮薄肉嫩外天熱也難保存，送到汝南時仍新鮮欲滴已是不易。袁家各房都分到了一些，袁老太爺院裡則另留了一小盤最好看的，袁詠安昨夜聽見消息便惦記上了，只是她自認這不叫嘴饞，祖父特意挑出來的她若不去吃，豈不是辜負老人家一番心意？

這理由她越想越充足，走路的腳步也跟著輕快。

袁宅佔地不小，五房雖各有院落，平日來往卻十分親近，老太爺與老夫人所住的北院更是日日有人進出。袁詠安才走到半路，迎面便碰上二房一名小管事抱著厚厚一疊帳冊快步而來。

對方一見到她便停下見禮，「八小姐。」

袁詠安原本已點頭讓他自去，走了兩步餘光瞥見那一大疊帳冊覺得有些眼熟，忍不住回頭叫住他，「這些是送去哪裡的？」

小管事老實答道：「回八小姐，是送給二老爺過目的。」

果然。

袁詠安看了看那疊帳冊再看了看小管事，眼神不由得帶上一點同情，「那你走快些，我爹若還沒用早飯心情通常好一些。」

小管事愣了愣想笑又不敢笑，只能連聲應是，抱著帳冊小跑步了起來。

銀柳跟在後頭，看著人走遠才道：「二老爺若知道小姐這樣替下頭的人指點門路想必很欣慰。」

「我這是在替我爹積德。」袁詠安一本正經，說完自己先笑了。

她父親袁民治平日笑呵呵的，對兒女更是少有重話，可一碰上商行的帳笑面虎三個字便不是白叫的。袁詠安見過幾回掌櫃回話時額頭冒汗，自此便得出一個結論——帳冊這東西，最好別在父親肚子吃飽後送過去。

她帶著一點幸災樂禍進了北院，才一踏進屋子，目光便先被窗邊几案上的一碟紅色勾住了。

果然還在。

袁老太爺正坐在窗邊翻商信，一碟朱櫻就擺在他手邊。盧氏則坐在另一側捻佛珠，桌旁擱著半盞茶，見孫女進門先笑了，倒是袁老太爺明明眼角已經瞄見人，故意低頭多看了一行信。

袁詠安也不拆穿，規規矩矩上前請安，「祖父、祖母安。」

「過來坐，」盧氏向她招手順便問道：「吃過早飯了沒有？」

「吃過了。」

袁老太爺這才像是剛發現她似的抬頭看了一眼，「既吃過了，怎麼還來這麼早？」

這話問得實在沒有道理。袁詠安走到他對面坐下，也沒急著往朱櫻伸手，反而先提起茶壺替他添茶，嘴上一溜甜得十分自然，「孫女想念祖父祖母，難道還非得餓著肚子才能來？」

袁老太爺哼了一聲，「嘴這麼甜也不知像誰。」

袁詠安想也沒想，「隨祖父。」

盧氏的佛珠停了一下終究沒忍住笑意。

袁老太爺被孫女堵得無話端起茶喝了一口，正準備再說什麼挽回長輩威嚴，就看見一隻纖細白嫩的手十分自然地伸到面前，從碟中拿走一顆朱櫻。

袁詠安吃得心安理得。她早看出這一盤就是替自己留的祖父偏要裝，她若也跟著客氣，最後累的還不是他們兩個？

袁老太爺低頭看看碟子，又看看她，「妳不是說想我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「想我還吃我的朱櫻？」

袁詠安又拿了一顆，這才偏過臉看他神情比他還疑惑，「這不是祖父特意留給我的嗎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若不是昨晚您就吃完了。」

袁老太爺頓了一下，顯然沒想到她連這都算到了。

袁詠安忍著笑，十分孝順地把碟子推回去一些，「不然祖父也吃，我不跟您搶。」嘴上說不搶手邊已經多了幾顆果核。

袁老太爺看得眉心直跳，索性不再裝的哼道：「吃吧吃吧，從小就是個討債的。」

「謝祖父。」

袁詠安笑彎了眼，挑出一顆最紅的遞給祖母。盧氏不嗜甜接過後只放到旁邊，正想提醒她慢點吃，卻發現這祖孫倆的目光不知何時又一起飄到了旁邊的小几上。那裡另擺了一盤切成小塊的軟糕。

袁詠安看了一眼。

袁老太爺也看了一眼。

兩人視線在半空碰上，什麼都還沒說心思已經通了七八分。

盧氏連眼皮都沒抬，「不許。」

袁詠安差點被口中的朱櫻噙著。

「祖母，我還什麼都沒說呢。」

「妳不必說。」盧氏捻著佛珠語氣平平淡淡，顯然早將這一老一小看得透澈，「他一早上看那盤糕不知幾回，妳一進門他就開始拿眼睛瞄妳，你們兩個眉來眼去當我瞧不見？」

袁老太爺不滿的抗議，「什麼眉來眼去？我跟自己孫女那叫使眼色。」

「使眼色也不成。」

袁老太爺被噎了一下，端起茶想著如何是好。

袁詠安低下頭，肩膀忍不住動了兩下。祖父這些年牙口不如從前，偏偏年輕時嗜甜的毛病半點沒改，大夫越叫他少吃，他越覺得什麼都香。祖母防他吃甜比防家裡幾個小輩闖禍還緊，偏他又不敢真和祖母硬碰，只好時不時把主意打到兒孫身上。

而她因為最受用也就最常被選中。

袁詠安吃人嘴軟到底沒忍心真看祖父吃不到，便挪到祖母身旁，抱住她一邊手臂，「祖母，就一小塊。」

盧氏看她一眼，「昨日已吃過。」

「昨日是昨日，今日不是又過了一日嗎？」

「牙疼時也能一日疼一回？」

袁老太爺忍不住插話，「我牙沒疼。」

祖孫兩人一起轉頭看他。

他頓了頓，又默默喝茶。

袁詠安差點笑出聲，只能把臉轉回來繼續磨祖母，「那把外頭的糖粉去了，只吃裡頭一點？祖父不就是想嘗個味道。」

盧氏仍不為所動。

她只好再換個方向，「您若一口都不讓他吃，他回頭說不準又叫門房偷偷從外頭買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袁老太爺下意識反駁。

袁詠安脫口便道：「上回那包桂花糖不是您讓人帶的？」話一出口，她便知道不好。

屋裡忽然陷入安靜。

盧氏慢慢轉向丈夫，「桂花糖？」

袁老太爺看著孫女，那眼神清清楚楚寫著一句話——叫妳來幫忙，沒叫妳賣祖父。

袁詠安心虛了一瞬立刻補救，「我的意思是，祖母您看，堵是堵不住的，不如給一點，至少吃多少都在您眼皮底下。」

盧氏看看丈夫，再看看抱著自己手臂的孫女，半晌終究被氣笑了，「妳倒很會替他找理由。」

「我這不是孝順嗎？」

「少拿孝順當幌子。」

話雖如此，盧氏最後仍喚來身邊嬤嬤，吩咐下午讓廚房做一小碟少糖軟糕，給袁老太爺吃一塊。

袁老太爺一聽，精神都好了，「一塊多大？」

盧氏抬眼。

他立即改口，「不問，不問，妳說多大就多大。」

袁詠安實在忍不住，伏在祖母肩上笑得肩膀直顫。

袁老太爺被她笑得沒面子拿她又沒辦法，只好把朱櫻往她面前一推，「笑什麼？事情辦成了便功成身退，下午妳不許來搶我的糕。」

袁詠安立刻坐直，「我可以陪祖父吃。」

「誰要妳陪，妳分明是自己想吃。」

「那我不吃。」

她答得太快，袁老太爺反倒不放心了，看了她兩眼才道：「妳怎麼不再求一求？」

這回連盧氏都笑出了聲。

袁詠安笑得更厲害，只覺得自己今天這趟來得實在值，不只朱櫻吃到了，還替祖父討到一塊糕，至於那包桂花糖的舊帳會不會被祖母翻出來另算——

那就是祖父自己的事了。

臨走前，盧氏又叫人拿來一小匣朱櫻，顯然昨日早就另外分好。

袁詠安快快接過手嘴上還要問一句，「祖母不是才說不能讓我吃太多？」

「拿回去分人，不許自己全吃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她回答得格外乖，出了北院才打開匣子，認認真真從裡頭挑出五顆最大最紅的，先裝進自己的小荷包。

銀柳在旁看得分明卻沒有作聲。

袁詠安挑完才抬頭，「祖母只說不許全留，又沒說我不能先留自己的。」

銀柳點頭，「小姐說的是。」

她語氣太平靜，反倒叫袁詠安覺得像被笑。

她不理，低頭盤算剩下的，「給母親送一份，再留一些給九弟，五哥今日不在……」

話說到一半，前頭有個小廝快步迎上來，是袁永景院裡的人。

「八小姐，三少爺又送東西回來了，特意交代有一件是給您的。」

袁詠安滿懷期待，「什麼東西？」

小廝笑道：「已經送到您院裡，八小姐回去便知道。」

袁詠安的腳步不自覺快了。

袁家男孫中行三的袁永景是袁詠安的親生大哥，近年常隨商隊在外，一出去就是幾個月，回來時總會給弟妹帶些稀奇玩意。袁詠安從來不缺貴重東西，反倒更喜歡他捎回的那些古怪小物。上回是一只會自己轉動的竹蜻蜓，再上回是一組異域小木雕，東西或許不值多少銀子，好玩最要緊。

回到自己院裡，只見廊下擺著一隻巴掌大的小木偶，四肢用細巧機關連著，下方連著一個木座，只要撥動側邊短桿木偶便會翻一個跟斗，再搖搖晃晃站穩。

袁詠安一看便來了興致，蹲在廊下連撥好幾回，木偶一下翻左一下翻右，「三哥在哪裡買的？」

送東西回來的夥計答道：「聽說是西邊市集一個老木匠做的。三少爺看著有趣買了幾個，這一個特地挑給八小姐。」

「我就知道三哥最懂我。」她盤算著也拿去給九弟看。

銀柳在旁見她愛不釋手，提醒道：「小姐若喜歡先拿進屋吧，廊下地硬摔壞了不好。」

袁詠安把木偶抱起來，「先去找九弟，他肯定沒見過。」

銀柳聽了這一句心裡便有數了。

小姐從小每回得了新鮮玩意總說拿去給九弟玩，最後往往是兩人吵嘴誰玩得多。

袁詠安抱著木偶去了三房的梅院，袁永星正在他屋前看書，說是看書也不大準確，他人坐在石桌前，書攤著半晌沒看他翻一頁。

袁詠安走近才毫不留情的拆穿，「你若真想裝至少翻個頁，路過的人興許還會信。」

袁永星抬頭本想回嘴，目光落到她懷中的木偶上，出口的話立即轉向，「八姊，這是什麼？」

「三哥送我的。」

袁詠安在他對面坐下，把木偶往桌上一擺，還不等他伸手便先示範了一遍。木偶翻過去又站起來，她覺得有趣順手又撥了一次。

袁永星的手停在半空，「給我試試。」

「等一下，我看它能不能連翻。」她又撥了兩下，木偶果直接著翻了兩回。

「還真能。」袁詠安眼睛一亮，正想再試便發現弟弟已經不說話了，只定定看著她，她頓了頓，「怎麼？」

袁永星語氣十分平靜，「八姊，妳是拿它來和我一起玩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那我什麼時候可以玩？妳從進門到現在已經讓它翻四回了。」

她不可置信地瞪他，「你連這個也數？」

「因為我一次都沒玩到。」

銀柳站在旁邊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上揚了揚。

袁詠安被弟弟堵得沒話，只好把木偶往他面前一推，「給你給你，數得這麼清楚不知道的還以為我搶了你的。」

袁永星立即拿過手，方才那點幽怨轉眼便沒了。

他學著撥動短桿，第一下順利，第二下也順利，到了第三下袁詠安忽然聽見「喀」的一聲立刻抬眼問他，「等等，你方才是不是太用力了？」

袁永星馬上把木偶往自己懷裡一護，「沒有。」

「我明明聽見奇怪聲響。」

「它本來就會響。」

「給我看看。」

「八姊。」

「我只看一下，又不跟你搶。」

袁永星顯然不信她，抱著木偶不鬆手，「妳方才不說拿來給我玩。」

「我是怕你弄壞。」

「三哥送的是妳，真壞了也是妳的。」

袁詠安一噎，竟挑不出這話哪裡不對。

姊弟兩個正僵持著，梅院門外忽然傳來一聲笑，「什麼好東西讓你們兩個又爭起來了？」

袁民享背著手走進來。

他是袁家長房老爺，生得端正，單看外表很容易叫人以為他是個穩重嚴肅的長輩，可袁家小輩沒一個會被這張臉騙，畢竟大伯父年輕時就是家中最會玩的，如今年紀大了，也只是從自己玩變成帶著一群孩子一起玩。

袁詠安見他來了甜笑招手，「大伯父快看，三哥帶回來的會翻跟斗。」

袁民享果然來了興致，拿過木偶翻看兩下，「就撥這裡？」

「對。」

袁永星怕自己再難玩到趕緊補一句，「我才玩三次。」

袁詠安瞪他，「你怎麼還告狀？」

「我只是說實話。八姊玩了許多次。」

袁民享看看姪女。

袁詠安臉不紅氣不喘，「我替他先試機關。」

「有道理。」袁民享點了點頭，下一句便道：「那我也替你們試試。」

姊弟倆同時出聲，「大伯父！」

袁民享完全不理動手撥了一次，木偶往前翻去，落地時稍稍偏左，他又試一回仍是如此，不由咦了一聲，「這裡頭是不是有一邊鬆了？」

袁詠安原本還想把東西搶回來，一聽這話也跟著湊近，「哪裡？」

「妳沒發現它落地總往左偏？」他指給兩個晚輩看，說得煞有其事。

袁詠安方才光顧著新奇，哪裡留意這些，如今被他一提醒也察覺每回落下真的都偏了一點。

袁民享見兩個孩子被說動更有底氣了，「多半是裡頭一處卡榫沒扣緊，這種木機關我年輕時見得多，拆開調一調便好。」

袁詠安心頭一跳，總覺得「拆開」兩個字有些危險，「大伯父，不如就這樣吧，我覺得偏一點也挺有趣。」

「妳怕什麼？」袁民享已經伸手去摸底座，「我又不是沒見過木機關。」

袁永星也有些遲疑，「上回您替我修紙鳶，最後紙鳶掉進池子裡了。」

「那是風不對。」

「那天沒風。」

袁民享被噎了一下很快又恢復鎮定，「紙鳶和木偶怎麼能一樣？來，幫我把這根木榫拔出來。」

袁永星下意識照做。

袁詠安還想攔，卻又忍不住想知道裡頭究竟長什麼樣，這一猶豫底板已經被拆了下來。

一炷香後三個人圍在石桌前，誰也沒說話，方才還能連翻兩個跟斗的小木偶如今已成了桌上十來塊零件。

袁民享手裡捏著一根細木榫眉頭皺得比看帳時還深。

袁詠安盯著那堆木塊看了好一會兒終於慢慢開口，「大伯父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您方才是不是說這東西年輕時見得多？」

「是見得多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袁民享沉吟片刻很坦然地給出答案，「見得多跟會裝回去本來就是兩回事。」

袁永星閉了閉眼。

袁詠安也差點一口氣沒提上來。

這可是三哥特意給她帶回來的，送到府裡還不到一個時辰，現在連手腳該接在哪裡都快看不出來了。

她越想越心疼，忍不住提醒，「我三哥人還在外頭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這是他特意送給我的。」

「我也知道。」

「它剛才還會翻跟斗。」

袁民享看看滿桌零件語氣有些發虛，「至少零件都還在。」

袁詠安抬頭瞪他。

袁民享知道理虧立即伸手拍了拍她肩膀，「別急，大伯父認得城西一個木匠，手藝極好，就算我們裝不回去，送去讓他修保準恢復原樣。」

袁永星敏銳地抓住他的用字，「為什麼是『我們』？」

「你不是也拔了一根木樺？」

「是大伯父叫我拔的。」

「那你拔了沒有？」

袁永星沉默。

袁詠安原本還有點氣，聽到這裡又差點被逗笑，只能低頭把嘴角壓住。她正盤算要不要先把零件收好早早送出去修，院門口傳來一道再熟悉不過的聲音。

「你們三個在做什麼？」

三個人同時一僵。

和管事忙完今日一天安排的周氏站在院門前，目光先落在丈夫身上，又移到兩個晚輩臉上，最後看見桌上那堆零件。她今日穿了件藕荷色褙子，頭上只簪著一支玉釵，看著端莊利落，就見她眉梢挑了起來。

袁民享反應最快立即笑道：「夫人怎麼過來了？」

「我若不過來，還不知道我們袁家最穩重的大老爺如今改行拆孩子的玩意。」

袁民享的笑僵了一瞬。

「你多大的人了？九郎和八丫頭愛玩也就罷了你還跟著摻和，摻和便算了至少有本事裝回去。」

袁民享自知理虧，仍試圖替自己挽回一點體面，「我原本是想替他們把機關調順些。」

周氏看了一眼滿桌木塊，「它原本不能動？」

「能。」

「那你調什麼？」

袁民享無話可說。

袁詠安低著頭肩膀已經開始抖。

周氏餘光瞥見轉向她問：「妳還笑？妳大伯父有幾斤幾兩妳不知道？」

袁詠安連忙將笑意收住，「我起先攔了。」

「那後來怎麼又讓他拆了？」

她只能老實承認，「大伯父說得太像真的。」

旁邊的袁永星抓準機會補上一句，「我也攔過。」

周氏轉頭看他，「你動手沒有？」

袁永星頓了一下，「拔了一根。」

「那你也閉嘴。」

三個人這回全老實了。

周氏看著眼前一大兩小，忽然覺得自己不是嫁進袁家做長媳，倒像是進來替這群人收拾爛攤子的。她揉了揉額角先問袁詠安，「誰送妳的？」

「三哥。」

「永景人在外頭還惦記著給妳找新鮮東西，卻讓你們胡亂拆成這樣。」

這話一出，袁民享終於生出心虛，立即保證，「我今日便送去修。」

周氏沒好氣，「自然是你送，難不成還叫八丫頭自己花銀子？」

袁詠安一聽這語氣便知道大伯母數落歸數落，火氣其實已消了一半，她眼睛一轉，從銀柳手裡拿過方才留下的一小包朱櫻笑咪咪湊過去，「大伯母吃朱櫻，祖父院子裡的可甜了。」

周氏低頭看她，哪裡不知道這丫頭在討好，「少來，方才不是還一臉委屈？這會兒倒知道見風使舵。」

「哪有，我本來就留了給大伯母的。」袁詠安把紙包往她手裡塞。

周氏嘴上嫌她手倒沒有推開，隨意看了一眼便哼道：「我還不知道妳，最大的肯定自己挑走了。」

袁詠安一愣，「您怎麼知道？」

「妳從五歲起有什麼好吃的都是先留給自己一口再想著分人，十幾年了，還能忽然轉性？」

被說中的袁詠安也不心虛，反而笑得理直氣壯，「可我有分呀。」

「是，妳最懂事。」

周氏嘴上酸她厲害，手裡卻從紙包中挑了一顆最大的塞回袁詠安嘴裡，「吃妳的吧，一家子就知道慣妳。」

袁詠安咬著朱櫻，眉眼都彎了。

小時候她曾以為大伯母不喜歡她，後來才發現外頭若有人說她半句不好，大伯母翻臉速度往往比她親娘還快。

袁民享在旁笑道：「夫人自己不也慣？」

周氏立刻轉頭，「你還有臉說話？」

袁民享安靜了。

袁永星忍不住笑出一聲。

周氏又看向他，「你的書看完了？」

最後，小木偶由袁民享帶走，並承諾三日之內一定完完整整送回來。

袁詠安想了想額外加了一條，「不能多出零件也不能少。」

「放心。」袁民享回答得信誓旦旦。

幾人一起離開梅院，等袁民享他們夫妻走遠銀柳才問：「小姐真相信大老爺三日能修好？」

袁詠安望著周氏的背影十分篤定，「我信大伯母。」

有大伯母盯著，大伯父別說三日，便是今日連夜把木匠請進府裡她也不意外。

袁詠安心情一好連午膳都多吃了半碗。只是等歇過午覺，坐到琴案前沒半晌她那點好心情便不見蹤影。

琴是前幾日才得到的。

起因是她有一日晚膳時隨口提起自己想學琴，家人的反應一向比她想得快，第二日父親便叫人送了幾張琴來讓她挑，母親讓人收拾了一間僻靜的小書房，大伯父聽說學琴講究琴案，興致勃勃送來兩張，幾個哥哥人在外頭的派人問她缺不缺琴譜，人在府裡的直接過來看熱鬧。

最後連九弟都很仗義地表示，「八姊若一直學不會，我可以陪妳一起學。」

她當時十分感動，直到他補上後半句——

「這樣妳彈錯時，至少有人一起丟臉。」

她當場拿花生砸他。

如今該有的工具都備齊了，她卻發現，全家什麼都能替她準備，偏偏有一件不行——

手不能替她長。

她低頭看著自己的十根手指，第一次覺得它們平日拿筷子、挑首飾、打算盤珠子都挺聽話，一碰上琴弦便各有脾氣。

她照著琴譜先試了一個音，尚可。

第二個，也算順耳。

到了第三個，銀柳原本正在旁邊替她整理東西，手上的動作停了一下。

袁詠安立刻抬頭，「妳方才是不是皺眉了？」

銀柳一臉無辜，「沒有。」

「有。」

「奴婢只是想，小姐今日不是說要練指法？」

「我正在練。」

「那方才那一段……」

袁詠安眯起眼，「怎樣？」

銀柳斟酌片刻到底沒說得太直接，「奴婢以為小姐開始彈曲子了。」

袁詠安聽懂了。意思就是不像指法也不像曲子。

她吸了一口氣，告訴自己銀柳跟她一起長大，忠心耿耿又會武，這種人才不好隨便趕出去，最後只能指著門口，「去替我洗朱櫻。」

銀柳忍住笑，「小姐方才不是說肚子還撐著？」

「現在餓了。」

人一走，屋裡安靜下來，袁詠安又低頭看向琴。

她想學琴並不是為了做才女，汝南城裡琴棋書畫好的姑娘多了去了，她若真想拿這個同人較勁，十歲時便該開始用功哪會等到如今。

真正讓她起念的，是前些日子在一戶商家宴席上偶然聽見的一支曲子。

當時席間人多，她連曲名都不知道，只記得其中有一段格外好聽，清亮舒展，像是夏日午後忽然有涼風貼著水面吹來，一下子把滿屋子的熱氣都吹散了。

那一刻她忽然很想知道，若有一天這曲子是從自己手底下彈出來會是什麼感覺。回府後她四處打聽總算問到曲名，也找來了琴譜。她原本以為照著琴譜慢慢練便能成，真正摸到琴才知道，看得懂與彈得出來中間隔著的可不只一張琴案。

袁詠安從小被人疼著，想學什麼、要什麼，家裡向來不吝嗇給她最好的，可母親從沒告訴過她有人疼便什麼都能學會，如今看來母親實在很有先見之明。

她又照著譜試了兩回還是卡在同一處，心裡有些氣，不是氣別人，純粹是不服自己的手為什麼就不能聽話。

偏偏她還挑中了一個出了名難請的琴師，顧因。

顧老先生早年教過不少世家子弟，琴藝如何自不必說，但脾氣也同樣出了名。年紀漸長後他已不太收學生，尤其最煩那種一時興起、學幾首曲子便嫌苦的少爺小姐，聽說前些時候有人帶著厚禮登門，連門都沒能進。

銀柳端著洗好的朱櫻進來時，便看見袁詠安一手按著琴譜，一手支著下巴，不知道又在盤算什麼。

「小姐還想拜顧先生為師？」

「想啊。」袁詠安拿了顆朱櫻，咬下去才發現這顆有些酸，眉頭頓時皺了一下。銀柳看得想笑，「聽說前陣子知府家的親戚去求他也沒收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還有人送了張好琴，也被退回去了。」

「這個我也知道。」

「聽說他脾氣還不好。」

袁詠安把酸得過分的朱櫻核放進碟裡，這次多挑了一下才拿第二顆，「那就得見過才知道。外頭說我嬌氣的人也不少，妳覺得他們說得全對？」

銀柳想了想，「嬌氣這句倒不算全錯。」

「……妳今天很不討喜。」

銀柳低頭替她收琴譜裝作沒聽見。

袁詠安自己卻先笑了。她其實不怎麼在乎顧老先生難不難請，既然想拜人為師總要先試過一次，人家不肯是一回事，她連門都不去敲那便是另一回事。

銀柳顯然也知道她的性子，過了一會兒才問：「若顧先生根本不吃小姐這一套呢？」

「哪一套？」

「嘴甜哄人。」

袁詠安拿朱櫻的手停了停。這倒真是個問題。

她從小嘴甜，不是刻意奉承誰，而是她本就愛說話，也知道說什麼逗長輩高興，祖父吃這套，父親吃，大伯父更吃，就連嘴上最不肯承認的大伯母真被她挨著撒嬌幾句，最後多半也會心軟。

可顧老先生若真像傳聞那樣，見慣了上門討好的少爺小姐，說不準還最煩這個。袁詠安認真想了一會兒最後乾脆的說：「那就不用這套。」

銀柳挑眉，「小姐還有別的？」

「沒有便再想。」她答得理所當然，「難道他不吃嘴甜這套，我就扛一箱銀子上門砸？」

銀柳沒說話。

那沉默意味太明顯。袁詠安不服，「我是那種人嗎？」

銀柳這才委婉道：「小姐若真覺得有用，應該會先問顧老先生收不收銀子，再決定扛多少。」

袁詠安愣了一下，自己也被說笑了，「好吧，我可能會問。」

兩人說笑了一陣，袁詠安注意力重新回到琴。她是真的想學，不是非得讓哪位名師收下自己，更不是想證明只要她袁八開口便沒有辦不到的事，顧老先生若願意教，自然最好，真不願意，她便再找別人。

只是人人都說他教得好，自己總得先去試過。

她正想著，丫鬟青禾快步進來，手裡捧著一張精緻花帖，「八小姐，二夫人那邊讓人送來的，說是縣府小姐三日後辦花宴請您過去。」

袁詠安接過帖子，並不覺得稀奇，縣府小姐與她算熟，汝南城裡這些小姐家一年總會辦幾回花宴、茶會，帖子往來是常事。她隨手翻開看了兩眼，忽然想到一個人，眼睛頓時亮了。

「這個卉庭也會去吧？」

周卉庭是靖國公府嫡孫女，也是和她交好的手帕交，因她家與汝南世家都有往來，消息向來比她靈通。顧老先生不收什麼、討厭什麼她打聽過了，可他真正喜歡什麼她還沒問出來。

袁詠安心裡一有打算便坐不住了，讓青禾帶著甜糕過府去傳個話。

銀柳原以為她要休息了，誰知下一刻便見她重新坐回琴案前，把琴譜一頁頁理好。

「小姐還練？」

「先把今日這段練完。」袁詠安活動了一下手指，盯著琴弦，先給自己定了個不算大的目標，「顧老先生收不收我還不知道，總不能人還沒見到，我便先證明他不收我是對的。」

銀柳怔了一下，這回倒真沒忍住笑，「小姐若每回都這麼想，琴興許很快就學會了。」

「妳先別誇，免得我一會兒又彈錯。」袁詠安嘴上說著手已經落回弦上。

第一個音尚可，第二個也算順，第三個仍舊不大聽話，她皺了皺鼻子卻沒像方才那樣停下來抱怨，而是把手收回去再從頭試一次。

午後日光從窗外斜斜落進來，庭中的蟬聲漸漸熱鬧，琴聲混在其中時順時斷，偶爾還有一兩個音偏得叫人一聽便知道出了錯。

銀柳坐在窗邊替她收拾東西，覺得好像真的比昨日順了一點。

她不動聲色。自家小姐才剛肯耐著性子多練兩回，這時候若誇她，說不準那點進步就被她拿去得意半日。

不輕易收徒的顧老先生會怎麼看她她不急，反正門關著先去敲一敲就是了，若真

不開，再想下一個法子。

她袁詠安別的不敢說，試一試的膽子總是不缺的。

第二章 汝南小姐宴

三日後，縣府花宴。

袁詠安一早醒來，還沒來得及想今日究竟戴白玉耳墜還是珍珠墜，便先聽見外間傳來一聲刻意壓低的噴嚏。

她原本還閉著眼翻了個身沒理，誰知隔了一會兒又是一聲，等第三聲傳來時她終於躺不住了，掀開薄被坐起身隔著帳子問：「銀柳，妳是不是病了？」

外頭靜了一瞬，銀柳略帶鼻音的聲音才傳進來，「只是昨夜著了涼，不礙事。」這話若是別人說袁詠安說不定還會信上幾分，偏偏銀柳從小就是跌得頭破血流也懶得吭聲的性子，她越說沒事越不能當真。

袁詠安趿了鞋便往外走，連散著的長髮都沒顧。

銀柳正站在桌邊替她整理今日赴宴要帶的東西，一見她過來下意识往後退了半步。這一退等於自己認了。

袁詠安眯起眼，「妳躲什麼？」

銀柳神色不變，「小姐還沒梳洗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袁詠安伸手便往她額頭探去。

銀柳還想偏頭，手腕已經被她先一步扣住，只能由著那隻微涼的手掌貼上額頭。溫度不算燙，卻比平日熱。

袁詠安眉頭立刻皺起來，「這叫不礙事？」

銀柳無奈，「奴婢會武又不是紙糊的，吹點風不至於如何。」

「會武的人染了風寒打一套拳就能好？」

袁詠安懶得同她爭，轉頭便叫青禾讓人去請府裡常用的大夫。

銀柳知道自家小姐看著好說話，真認定某件事時卻最難勸，也就不再白費力氣，只提醒道：「小姐今日還要赴宴，別因奴婢誤了時辰。」

「誤不了。」

袁詠安答得痛快，回裡間梳妝時把原本要交給銀柳的東西一樣樣轉給青禾，從披帛、手帕到裝著香丸的小盒都親自過了一遍，連備在車上的薄斗篷也確認一次。銀柳坐在一旁等大夫，看了半晌忍不住道：「小姐若當真不擔心，便不必每樣東西都親自交代。」

「誰擔心妳了？」袁詠安正對著鏡子比耳墜，聞言從鏡中瞥她一眼，「青禾今日難得單獨跟我出門，我怕她漏東漏西。」

青禾站在旁邊安安靜靜地低下頭。她在小姐院子裡兩年，雖不像銀柳日日貼身跟著，可這真不是她第一回隨小姐出門。

銀柳看破也不拆穿，只等她選定一對小巧的白玉耳墜才道：「今日花宴人多，小姐別見著什麼熱鬧便往前湊。」

袁詠安戴耳墜的手一頓轉頭看她，「我何時見熱鬧便往前湊了？」

銀柳不說話只看著她。

袁詠安被看得有些心虛趕緊自己補了一句，「我偶爾只是站得近了點。」

「前年城南有人在街上吵架，是誰讓車夫繞回去一次？」

「我掉東西了。」

銀柳挑眉問：「掉了什麼？」

袁詠安頓住，兩年前的藉口，誰還記得那麼清楚？

她把耳墜扣好，不與病人計較，「今日在縣府花宴，一群姑娘家賞花喝茶，能有什麼熱鬧讓我湊？」

「最好如此。」

銀柳鼻音雖重語氣仍和平日一樣平靜，聽得袁詠安更覺得自己像個還沒出門就被防著闖禍的孩子。

好在大夫很快便來了，診過脈只說是普通風寒，開了兩帖藥又囑咐今日不要出門吹風。

袁詠安這才放心，臨出門前還站在旁邊看著銀柳把第一碗藥喝完。

銀柳被苦得眉心直皺，放下藥碗還不忘交代，「小姐回來後，若宴席上真出了什麼事，記得詳細告訴奴婢。」有時小衝突也會變成日後的危機。

袁詠安已經走到門邊，聽見這話又回頭，「花好不好看也要說？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點心好不好吃呢？」

「也不用。」

「那還有什麼可詳細說的？」

銀柳哪裡不知道她在裝傻沒好氣地看她一眼，「總之別回來一句『沒什麼』便想混過去。」

袁詠安莫名其妙一陣心虛。明明今日的事情都還沒發生，怎麼好像她已經準備回來隱瞞了？她輕咳一聲答得十分痛快，「知道了。」

反正今日是去賞花，總不能她每回出門都正巧碰上事吧？袁詠安帶著這點自信出了門。

半個時辰後袁家馬車停在縣府女眷進出的側門，她才下車便看見周卉庭已經等在不遠處。

周卉庭今日穿了一身嫩青色衣裙，腰間墜著一枚玲瓏玉佩，正同丫鬟說話，一看見袁家的車便迎了過來。

袁詠安扶著青禾的手下車，笑道：「我就知道妳比我早。」

「我都到了好一會兒。」周卉庭挽住她的手順勢往後看了一眼，沒見著熟悉的人影便問：「銀柳呢？」

「昨夜著了涼讓她在家歇著。」

周卉庭恍然，隨即笑道：「這樣。我方才還在想，今日總算沒人盯妳能吃幾碗冰酪了。」

袁詠安腳下一頓。銀柳今日不在，她若多吃半碗真的不會有人知道。

周卉庭與她相識多年，一看她那雙眼睛轉了轉便知道她在盤算什麼，「妳母親還是會知道。」

「妳到底是不是我朋友？」

「正因為是才得提醒妳，省得妳白日吃得痛快，晚上又抱著肚子說早知道。」

袁詠安正想回嘴，忽然記起今日見她最重要的另一件事，把人拉近後壓低聲音問：

「我託妳打聽的顧老先生的事情呢？」

周卉庭瞥她一眼，「一見面就問？」

「不然等花宴散了再問？」

「我們這麼多年交情，原來還比不上一個沒見過面的老琴師。」

袁詠安認真想了一下安慰她，「也不能這麼說，至少妳比他好見。」

周卉庭愣了一下，隨即伸手便要擰她。

兩人笑鬧著隨領路的人進了後園。

今日花宴設在臨水園中，主人家顯然花了不少心思。初夏已過了春花最盛的時候，園裡卻仍有開得正好的月季與芍藥，水榭四周又另外搬來數盆蘭草，幾張席案沿著水榭與曲廊排開，近水處偶有風來顯得涼爽。

來赴宴的姑娘多是汝南與鄰近州縣的官宦、世家女兒，彼此即使不熟也多少聽過名字。

袁詠安是本地人，家中營生又廣，一進園便被幾個相熟的姑娘攔住。有人問她最近真開始學琴，還有人聽說她想拜顧老先生為師問她拜成了沒有。

袁詠安半點不避坦然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一名小姐笑道：「那妳前幾日還說自己正在學。」

「我是正在學啊，」袁詠安理直氣壯，「琴在我屋裡，琴譜也在，我每日都有練呢，總不能等顧老先生點頭才碰弦吧？」

周卉庭在旁邊聽得想笑，「她如今琴藝如何還不知道，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。」

袁詠安瞪她，「妳今日是專程來拆我臺？」

眾人笑成一片。

就在這時，水榭另一頭忽然傳來一道略顯尖銳的女聲——

「誰讓妳坐這裡的？」

那聲音不算太大，卻因語氣不善引得附近不少人轉頭。

袁詠安也循聲看去。

靠水榭外側的一桌前站著兩名陌生姑娘，年長些的約莫十七八歲，穿一身石榴紅衣裙，釵環精緻，打扮十分明豔，另一個年紀與袁詠安相近，衣飾素淨許多，手裡還抱著一件薄披風與團扇。

周卉庭靠近她一些低聲道：「那是鄰郡姚家的兩位小姐。姚家大老爺在外任官，姚夫人近日帶女兒回汝南娘家探親，紅衣的是嫡長女姚錦華，旁邊的是庶女姚錦書。」

袁詠安點點頭。

方才入園時她便經過這對姊妹只是沒多留意。姚錦華身邊明明有丫鬟，披風、團扇與隨身小盒卻全塞給妹妹。她當時只覺得兩人相處有些怪卻沒有多想。

各家有各家的規矩，姊妹間如何相處不是旁人看一眼便能說清。

可眼下顯然不只如此。

今日席位是由主人家排好，每張桌前還放了寫著姓名的小牌。姚錦書的位置就在那桌外側，正靠著水榭欄杆。

姚錦華站在她身旁，臉色很不好看，「母親讓你跟著出來，是因為你難得來汝南讓你長長見識，誰知道你還真把自己當正經客人了。」

姚錦書臉色白了白，手指將披風抱得更緊，小聲道：「帖子上有我的名字。」

「有名字又如何？主人家不清楚咱們家的規矩你自己也不清楚？」

附近安靜下來，姚錦華卻像沒察覺，還伸手敲了敲桌前那塊名牌，「你也不看看這一桌坐的是什麼人，真讓你坐下旁人還以為姚家沒有規矩。」

姚錦書抿了抿唇，最後挪步走離座位。

袁詠安原本只是看著，聽到這裡眉頭微微皺起。

姚家嫡庶如何排座她不懂，也沒興趣插手，可這裡是縣府不是姚家，帖子是主人家下的，座位也是主人家排的。

姚錦華一口一個不該坐、沒規矩，這豈不是在說主人家根本不會安排席位？

姚錦華顯然沒想到這一層，見庶妹動作了竟又吩咐身後丫鬟，「把椅子撤了，免得她待會兒又不懂事坐下。」

那丫鬟明顯遲疑。

姚錦華臉色一沉，「沒聽見？」

丫鬟只好動手。

「慢著。」

袁詠安出聲前，腦中閃過銀柳今早的話，別見著熱鬧就往前湊。可她很快便告訴自己，這已經不是看熱鬧。

這人都要在宴席上替主人家撤椅子了，她若還當沒看見，回去反倒不好意思說自己今日只是安分賞花。

周卉庭看她站起來也沒勸，一道走了過去。

姚錦華一看見袁詠安，神情明顯僵了一下。

她今日來赴宴以前，母親便提過幾個需要留心的人家，其中自然少不了袁家。

她勉強笑了一下問：「袁小姐有事？」

「一點小事。」

袁詠安沒有看向姚錦書，反而低頭看了一眼桌上的名牌，「我方才沒聽仔細。今日的座位是主人家安排，還是咱們自己看著坐？」

姚錦華沒想到她先問的是這個，微微一怔才道：「自然是主人家安排。」

「那就奇怪了。」袁詠安抬起眼，語氣仍算和氣，「姚二小姐的名牌在這裡，椅子也是主人家放的，為什麼要撤？」

姚錦華臉上的笑意淡下來，「這是我們姚家的家事，她是庶出，在家中本就不與

我同席。」

袁詠安聽完沒有說她不對。她懂得各家家規不同，若今日是在姚家，姚家怎麼排座位確實輪不到她一個外人指點，問題就在這裡不是姚家。

她點點頭表示聽懂了，隨後又問：「所以姚小姐的意思，是縣府的人把座位排錯了？」

周遭頓時靜默一片。

姚錦華也愣了一下，「我何時這麼說？」

「妳說姚二小姐不該坐這兒，可座位又是主人家排的，」袁詠安語氣無辜得很，「若不是指主人家錯了，我一時也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意思。」

姚錦華臉色一下變了。

她方才只顧著讓姚錦書難堪，哪裡想到幾句話繞回去竟成了自己在挑縣府人的不是。

「袁小姐何必故意曲解？我只是在管教自己的妹妹。」

周卉庭向來比袁詠安直，聽到這裡已經有些不耐，乾脆道：「妳回家怎麼管自然是姚家的事，可今日帖子下給了姚二小姐，席位也替她安排了，妳若不讓她坐，至少也該先問主人家一聲。」

姚錦華面子更掛不住了，脫口便道：「我母親今日也在府中，真有什麼不妥，主人家自會與我母親說，用不著旁人插手。」

這話一出，周卉庭反倒笑了。「那正好。」

她轉頭吩咐身邊丫鬟，「去請安排席位的嬤嬤過來。若姚小姐覺得還是有失規矩，再請姚夫人來，問問姚二小姐今日到底能不能坐。」

姚錦華神情僵住。

她母親確實就在縣府裡，與幾位長輩在另一處喝茶。她方才敢這般，是因為在家裡早習慣了庶妹退讓，哪裡真想把事情鬧到母親面前。

這時管席位的嬤嬤已經聞訊過來。

周卉庭問：「嬤嬤，姚二小姐今日在不在受邀名單裡？」

嬤嬤看了眼桌上的名牌，「自然在。是咱們小姐親自過過名單，兩位姚小姐都有帖子，席位也沒有排錯。」

她話說完才察覺氣氛不大對，忙又笑道：「可是兩位小姐不喜歡這個位置？若嫌外側風大，奴婢可以替兩位換一換。」

姚錦書連忙道：「不必，這裡很好。」

聲音不大，卻是她今日第一次主動把一句話說得如此清楚。

姚錦華臉色一陣青一陣白。

袁詠安原本以為事情到這裡也就差不多了。主人家既已確認席位沒錯，姚錦華若還顧著自己顏面總該順著臺階下來。

偏有些人看著臺階越是下不了臺。

姚錦華冷冷看了庶妹一眼，「妳今日倒很會說話，平日在家怎麼不見妳這麼有主意？」

姚錦書抿緊唇，又低下頭。

那一瞬間，袁詠安心裡忽然有些不舒服。

她不是沒見過人欺負人，可有時候最叫人難受的，不是一句話罵得多重，而是對方知道你敢不敢回嘴，所以一句一句都踩在你無法反抗的地方。

她不能替姚錦書回答，只把事情拉回原處，笑了一下道：「既然座位沒錯大家便坐吧，再站下去，今日怕不是咱們賞花，倒成了花看咱們。」

旁邊幾名姑娘被這一句逗得笑了，原本緊繃的氣氛也放鬆了。

姚錦書遲疑片刻，重新在自己的位子坐下。

誰知這一坐，徹底點著了姚錦華的怒火。

「妳給我起來！」她猛地伸手去拉庶妹。

姚錦書的席位原本就靠水榭外側，椅子後方不遠便是臨水欄杆。她本來坐得好好的，忽然被人用力扯起，腳下又碰到椅腳，整個人往旁邊一晃。

「小心！」袁詠安離得近，幾乎沒有多想伸手扶住她。

周卉庭也往前一步。

場面一瞬間便亂了。

姚錦華眼見妹妹被袁詠安扶住，方才那點羞惱一下全湧上來，抬手便要把袁詠安推開。

袁詠安沒想到她竟會氣到當眾動手，只來得及偏身避了一下。

周卉庭反應更快，一把扣住姚錦華的手腕，旁邊縣府家的丫鬟也立即上前攔人。

那一掌到底沒有落到袁詠安身上，只擦過她肩頭的披帛把流蘇帶得晃了幾下，可這已經足夠讓四周徹底安靜。

周卉庭臉上的笑完全沒了，扣著對方手腕問：「姚小姐，妳方才是想做什麼？」

姚錦華像此刻才清醒過來。她看看袁詠安，又看見四周眾人的神色，臉色瞬間白了幾分。

早先被驚動的縣令千金帶著兩名嬤嬤趕來，看到眼前的情狀，神色一沉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方才管席位的嬤嬤率先回話，旁邊幾名姑娘再把前因後果補齊。

縣令千金越聽臉色越不好看。

今日宴席是她親自操持，姚錦華先是當眾質疑席位安排，後來又在水榭邊拉扯妹妹、甚至試圖推人，這已經不是一句姊妹拌嘴能帶過去的事。她沒有失禮地當眾斥責，只平靜道：「姚小姐今日大約也無心賞花了，我讓人去請姚夫人過來。」

姚錦華難掩慌亂，「不必驚動我母親，我方才只是一一」

「姚夫人今日既在府中，出了這樣的事，沒有瞞著長輩的道理。」

縣令千金一句話便堵住了她。

受了姚錦書一聲謝，站開一些的袁詠安只低頭解著自己被披帛流蘇纏住的手鐲。

周卉庭挨過來壓低聲音問：「你真沒碰到妳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袁詠安活動一下手腕確定自己好端端的，才小聲補上一句，「就是嚇了一跳。」

這是真話。她從小到大不是沒遇過爭執，可這種小姐家的花宴誰能想到真有人說著說著便動手？

周卉庭瞪她一眼，「妳還知道怕？」

袁詠安不服，「正常人突然被推當然會怕。」

兩人說話間姚夫人已經到了。

她原本在另一頭和縣令夫人與幾位長輩喝茶，聽人說女兒這邊出了事，起初還以為不過是姑娘們拌嘴幾句，直到進了水榭，看見長女白著臉站在一旁，周遭姑娘又全是一副不好多話的神情，她一顆心先往下一沉。

等縣令千金將事情簡要說完，姚夫人的臉色徹底變了。

她第一眼看的不是自己的庶女，而是袁詠安。

「袁八小姐可有受傷？」

「沒有。」袁詠安搖頭，「謝姚夫人關心。」

姚夫人自然知道袁家是什麼人家。

袁家雖非官宦門第，卻在汝南經營多年，長媳又出自靖國公府，更別說袁詠安是袁家三代唯一的姑娘，受寵出了名。

自家女兒若只是與她言語不和，還能說是姑娘家一時置氣，可當著一群人的面伸手推人，便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更糟的是，這事偏偏發生在縣府花宴，一場脾氣，等於把縣府與袁家一起得罪了。

姚夫人看向長女，第一次真沉了臉，「還不賠禮？」

姚錦華嘴啓動了動，她方才那點氣焰早散乾淨了，可真要當眾低頭又覺得難堪。

姚夫人喚了一聲，「錦華。」

那語氣不重，姚錦華卻聽出母親是真的動怒了，只得僵著身子向袁詠安福了一禮，低聲道：「方才是我一時失手，請袁小姐見諒。」

袁詠安聽見「失手」兩字其實不怎麼滿意，究竟是不是失手在場的人都看得清楚。但她沒有戳破她，只道：「我並沒有受傷。不過姚小姐今日該賠禮的人不該只有我。」

姚夫人神色微僵，下一刻便明白了。

今日最先受辱的人是姚錦書，宴席被攪亂的則是主人家，女兒只向袁詠安道歉的話就顯得其他人的委屈不值一提。

姚夫人臉上更不好看，最後轉向縣令千金正式致歉。

至於姚錦書，她只看了一眼沒有在眾人面前多說。

袁詠安剛巧也看見了。

姚夫人很快帶著姚錦華先離了席。

姚錦書原本也要跟上，走出兩步後卻停下，她像是猶豫了，最後轉回來向縣令千金福了一禮，低聲道：「今日原是您下帖邀我來，我若這樣走了反倒顯得失禮。若您不嫌棄，我想留下。」

縣令千金神色一緩，很是欣賞的說：「自然不嫌。」

姚錦書這才重新落坐。

只是方才鬧了那麼一場，周遭目光免不了全往她身上落，有好奇的，有同情的，還有兩個姑娘似乎想走過來安慰她。

袁詠安想一個人才剛被姊姊當著眾人的面欺負，若接下來又被人圍著問東問西，即使都是出於好意，只怕也不會舒服多少。

她乾脆也在旁邊坐下，端起茶喝了一口，「今日這茶是不是泡淡了？」

姚錦書一怔。

周卉庭一聽便明白她要做什麼，也端起自己面前的茶嘗了嘗，故意道：「我覺得正好。」

「妳再喝一口。」

「明明是妳自己口味重。」

「我喝茶一向清淡。」

周卉庭斜她一眼，「妳昨晚是不是又吃甜糕了？」

袁詠安頓了一下。昨日祖父院裡那盤少糖軟糕，祖父吃一塊，她也跟著分了一小塊，那能算多嗎？

她這麼一遲疑，周卉庭便笑了，「我就知道。」

旁邊幾個姑娘也跟著笑起來，原本凝在姚錦書身上的目光總算散了些。

姚錦書低頭喝了一口茶，過了一會兒也小聲道：「我喝著……是有一點淡。」

袁詠安立即轉向周卉庭，「妳聽見沒有？」

周卉庭沒好氣，「如今還會拉人作證了？」

幾句話後，席間總算慢慢恢復原先的熱鬧，袁詠安也沒有再特意照顧姚錦書。

到了午間換茶點時，周卉庭才想起袁詠安惦記的事，「妳不是問顧老先生嗎？」

「真打聽到了？」

「我一位表叔同顧老先生有些往來。聽說前些時候他去城東一家古玩鋪看過一張斷紋古琴，而且不只去一回。」

袁詠安眼睛一亮，「什麼琴？」

「這便知道了，只聽說那琴有些年頭，前主人稱是名家舊藏，可來歷沒有實據。顧老先生去看了兩次最後也沒買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周卉庭攤手，「我要連這個都打聽得到，妳乾脆別拜顧老先生為師，拜我算了。」

袁詠安失笑，心裡卻已經把那張琴記住了。

顧老先生若只是隨意看看何必去上兩回？可若真喜歡得不得了，又為什麼始終沒買？

她其實不懂鑑琴，若讓她說自家那張琴好在哪裡，她最多只能說一句聲音清亮、摸著順手，再多便全是外行話。

可不懂歸不懂，總能先去看看。

何況她真正想知道的，是顧老先生為什麼會對它有興趣。

袁詠安原以為姚錦華這一場胡鬧算過去了，回府路上還在想著，若明日天氣不錯便去那間古玩鋪看看。

誰知回到自己的院子，銀柳聽她說完今日的事，原本還有些病懨懨的神情立刻沒了。

「她朝小姐伸手？」

「沒推到。」

袁詠安趕緊強調，免得她下一刻從床榻上跳起來，「卉庭攔住了她，旁邊還有縣府的丫鬟，我側過了身子披帛都只歪了一點。」

銀柳眉頭仍皺著，問：「小姐當時離她多近？」

袁詠安一頓，「這重要嗎？」

「重要。」

她只好伸手比了一段距離。

銀柳盯著她。

袁詠安默默又把手拉近一些，「大概這樣。」

銀柳閉了閉眼，像是硬把一句話忍了回去。

袁詠安見她如此，覺得自己今天很有進步，「我可是從頭到尾都告訴妳了。」

「小姐若每回都能如此，奴婢謝天謝地。」

「哪有這麼誇張？」

兩人正說著外頭有人來傳話，說二老爺、二夫人請八小姐過去。

袁詠安一聽便知道，多半是為今日花宴的事。

銀柳靠在床頭，「小姐快去吧。」

袁詠安回頭看她，「我怎麼覺得妳很高興？」

「奴婢病著，精神不好，小姐看錯了。」

袁詠安才不信。這人分明是自己不方便念她，想著把她交給她爹娘教訓。

她瞪了銀柳一眼，才往父母的竹院去。

袁民治與言明莘都在，袁詠安一進門便覺得氣氛有些微妙。

父親坐在桌邊喝茶，臉上仍是平日那副笑意，看不出究竟高興不高興，母親則坐在另一側，見她進來先把人從頭到腳看了一遍，確認她好端端的，才向她招手。

「過來。」

袁詠安走過去，言明莘拉過她的手腕看了一眼，又摸了摸她肩頭，「真沒碰著？」

「沒有。」袁詠安很配合地轉了一下手腕，「一點都沒有。」

袁民治這才放下茶盞，帶著笑問：「所以當真有人朝妳伸手？」

袁詠安轉頭看父親。

不知為何，她覺得爹笑成這樣比板著臉還叫人心裡沒底，「是。」

袁民治又問：「先拉了自家妹妹再抬手推妳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是周家小姐攔下來？」

「她抓了姚小姐的手，縣府家的丫鬟也很快上來。」

「姚夫人當時不在水榭？」

「是後來才被請過來。」

等她都說完，袁民治臉上的笑仍沒有消失，只淡淡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袁詠安聽著反而有些不踏實，她轉頭看母親。

言明莘握著女兒的手，問：「妳今日為什麼站出去？」

袁詠安原本想答因為看不過去，可話到嘴邊又覺得太籠統，便仔細想了想，「一開始是因為姚小姐要撤椅子。若是在姚家，她們家嫡庶怎麼坐我不懂，也不該多嘴，可今日是在縣府花宴，帖子是主人家下的，座位也是主人家排的，姚二小姐明明在名單上，她卻說人家不配坐，還要讓丫鬟把椅子搬走，我便覺得……那已不只是她們姊妹自己的事了。」

言明莘聽著沒有打斷。

袁詠安頓了一下，又補述道：「後來也有些看不下去。姚二小姐從頭到尾都沒做什麼，卻連坐不坐那張椅子都不能自己決定，不過我也沒替她決定要不要留下，只是問清楚主人家的安排，後來她姊姊先走了，她自己向主人家說想留下，那是她自己說的。」

這回言明莘眼底有了淡淡的笑意，「這樣便好。」

袁詠安眨了眨眼。

言明莘替她將一路走來微微翻起的袖口理好，語氣溫和，「妳願意替人開口是好事，幫人也不是要對方全照自己的意思，今日妳能做的，是把不合理的地方理清楚，不讓人因為不敢說話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，至於她最後要不要留下、回家之後又要怎麼過，那都是她自己的人生。」

袁詠安聽著，想起姚錦書停下腳步，最後自己轉回來的樣子，她當時只覺得對方既然願意留下那便留下，並沒有想這麼多。

如今被母親一點明，那原本模模糊糊的感覺才慢慢清楚。

袁詠安點了點頭，「我記住了。」

言明莘笑了，沒有再多說。

袁民治卻在旁邊悠悠補了一句，「另外還有一件事也得記住。」

袁詠安轉頭，「什麼？」

「下回若看見有人急紅了眼，先站遠兩步再講道理。」

「爹。」

袁民治笑得很是和氣，「爹沒有不讓妳管，妳想說便說，想幫便幫，只是今日若真讓人推進水裡，爹還得想該讓誰倒楣很麻煩。」

袁詠安沒忍住笑。

言明莘無奈的看丈夫一眼，「對著女兒少說這些。」

袁民治理直氣壯，「我又沒說要做什麼。」

正說著，外頭管事進來傳話，說姚家來人了。

袁詠安愣了一下。

管事接著道：「姚夫人親自來的，帶了賠禮，如今正在前廳候著。」

天才剛黑不久，這來得也未免太快。

袁詠安原以為白日姚夫人已經在縣府當面賠過禮，事情便算完了，沒想到回去不到幾個時辰竟又正式登門。

袁民治臉上的笑意更深了一點，「來得不慢。」

言明莘看他一眼，「你別把人嚇著。」

「夫人說得像我很可怕似的。」起身去往前廳。

袁詠安想跟去前廳看看，被母親按坐下來，「妳不必去。」

「可人家是為我的事來的。」

「白日姚小姐已向妳賠過禮，妳也已經回了話。」言明莘替她倒了杯茶，「如今姚夫人來，是兩家長輩談禮數，妳若出現，人家還得對著妳再賠一次不是。」

袁詠安想想也是。

袁民治這一去近半個時辰，等他再回來時，手上什麼也沒有，後頭也沒有下人抬著禮盒，袁詠安一看便猜到了。

「禮退了？」

「太重，沒必要收。」

袁民治坐下，接過妻子遞來的茶，語氣隨意得像在說一樁普通生意，「姚夫人倒是明白人，知道她女兒今日錯的不只是差點碰著妳，我提議她先同縣府把今日失的禮數補足，再把自家的事處理明白。」

袁詠安眼睛微亮，「爹不想她只向我賠禮？」

袁民治看她，「今日最吃虧的是妳？」

「倒也不是。」

「那不就得得了。」他喝了一口茶，才慢悠悠道：「人家帶一堆重禮來袁家，咱們若歡歡喜喜收下，傳出去只會變成姚家小姐得罪了袁家八小姐，所以姚家連夜送禮賠罪，至於姚家小姐在花宴上做了什麼，她妹妹又受了什麼欺壓，都被壓下去了。」

袁詠安怔了一下，她方才只覺得父親退禮退得痛快，沒想到這禮收與不收之間還牽連外頭的人會怎麼看。

袁民治收到女兒的目光眉梢微挑，「怎麼？忽然發現妳爹很有本事？」

袁詠安心裡的佩服瞬間散了。「我一直知道。」

言明莘在旁失笑，「你們父女倆還真一問一答。」

袁民治顯然很受用，又問女兒今日除了姚家的事，花宴上還有沒有別的收穫。

袁詠安這才想起自己惦記了一路的古琴。「有，卉庭替我打聽到顧老先生的消息了。」

她將那張斷紋古琴的事說了一遍。

袁民治對琴沒什麼研究，但很快抓住一句疑點，「來歷沒有實據？」

「嗯，只說前主人稱是名家舊藏。」

「那妳去看，別人一說名家舊藏妳便跟著掏銀子？」

袁詠安不滿，「爹把我當九弟嗎？」

「九郎至少還會先問多少錢。」這兩個孩子對商場的狐狸們來說是剛出生的嬰孩。

「我也會。」

「那便好。」

父女倆才說兩句又鬥起嘴。

言明莘在旁聽了一會兒才提醒女兒，「去看看自然無妨，不懂便說不懂，妳是想學琴，不是一進古玩鋪便得變成鑑琴行家。」

袁詠安一怔，她方才還真的動過念頭，要不要先翻幾本講古琴的書，至少明日別叫人一眼看出自己什麼都不懂。

可轉念一想，臨時抱佛腳哪真能看出一張琴好不好，多半只會學上幾句行話，說錯時更丟臉。

「娘說得對，我明日先去看看。」

袁詠安回自己的院子時銀柳還沒睡，顯然一直等著後續。

她一進門銀柳便問：「老爺夫人怎麼說？」

袁詠安在桌邊坐下，伸手探了一下她額頭，確定已不熱了才答，「我娘說，幫人不能替人作主，我爹說，下回看見人急紅了眼先站遠兩步。」

銀柳立即點頭，「老爺說得有理。」

袁詠安瞪她，「妳只聽見後半句？」

「前半句小姐自己記著便成，後半句奴婢得替小姐一起記。」

袁詠安將姚夫人登門、父親退了重禮的事也一併說給她聽。

銀柳聽完才算真正放鬆。接著她換了話題，「小姐明日要去古玩鋪？」

「當然。」那斷紋古琴著實勾起她的好奇心。

第三章 古玩鋪初遇寧王

風毓熙進汝南城時正趕上一日裡最熱的時辰。

午後日頭把石板路曬得發白，街上行人卻沒因此少多少。汝南地處南北商路中心，往來貨商多，臨街鋪面也比尋常州縣熱鬧，叫賣聲隔著馬車簾子一陣陣傳進來，夾雜著車輪與馬蹄交錯的聲響。

福順耐不住悶熱悄悄撩高一點車簾，外頭熱風立刻撲了他滿臉，只得又放下來，轉頭看自家主子。

風毓熙靠坐在車內，一身月白長衫，手裡翻著一本路上隨手買的遊記，神情閒適得彷彿外頭不是烈日炙人，而是春日好風光。

福順看了一會兒終於還是沒忍住，試探著問：「公子，咱們是不是先去趙公子府上？」

在外頭行走他一向只稱主子公子。

風毓熙沒有抬頭，「不是約了晚膳？」

「是。」福順陪著笑，「可咱們進城也繞了半個多時辰，趙公子的禮……總得挑一件吧？」

風毓熙這才從書頁上抬眼看了他一眼，「不是你說空手上門不好？」

福順一噎，這話確實是他說的。

趙大人與公子相識多年，這回公子南下特意繞了遠路探訪友人，他想兩手空空不好看，跟公子提了一句。

誰知隨便挑件東西到了自家主子這裡，硬是能將半座城都快繞完。

福順只得道：「奴才的意思是總得下車看看，您一路坐在車裡，東西也不能自己飛進來。」

風毓熙把遊記翻過一頁，顯然沒把這句勸放在心上。

福順正想認命，馬車恰好轉過街角，一陣清脆銅鈴聲從外頭傳來，風毓熙抬了一眼，透過被風吹起的簾角看見一塊老木招牌從窗外掠過，上頭寫著「博古齋」三字，門面不大，倒收拾得清靜。

他合起書，「停吧。」

福順怔了一下，隨即精神一振，忙叫車夫停車。

博古齋外頭看著不大，裡面卻比想像中深。靠門擺著瓷器與玉件，再往裡才是字畫、舊書與琴器，牆邊另有幾件木雕與銅器，東西頗雜卻陳列得整齊，不顯凌亂。

掌櫃一見客人進門，目光先在兩人身上轉了一圈。

風毓熙今日衣著低調，腰間也只繫一枚青玉佩，可那身衣料與舉止一看便不是尋常人家。福順跟在旁邊說是隨從，氣度也比一般下人沉穩許多。

掌櫃做生意多年眼力自然不差，立即笑著迎上前，「兩位公子想看些什麼？小店前些日子新收了兩幅舊畫，還有一方前朝端硯——」

風毓熙隨手拿起架上一只青釉筆洗，看了一眼便放回去，淡淡道：「隨意看看。」

掌櫃很識趣，知道這類客人最煩有人一路跟著，便笑著退開，「公子慢慢看，有需要只管叫小的。」

福順陪著往裡走，見風毓熙在一幅舊畫前停了片刻，忍不住低聲道：「趙公子不是喜歡畫？這幅瞧著便不錯。」

「他不缺。」

「那方硯呢？」

「也有。」

「舊書？」

風毓熙側頭看他，「你若這麼會挑，不如你買。」

福順立刻住口，他就不該多問。

兩人一路走到內間，風毓熙在一方舊硯前停下，低頭看著硯背上的刻紋，這時門口傳來女子說話聲。

「應該就是這裡。」

另一道聲音答道：「周姑娘寫的是城東博古齋，沒錯。」

福順下意識往門口看了一眼。

走進來的是一名年輕姑娘與一名丫鬟，前頭那姑娘一身淺青色衣裙，髮間只簪了幾件精巧首飾，打扮不算張揚，眉眼卻生得明亮。她一進門先看了一圈，顯然不是閒逛，而是有東西要找。

風毓熙也只隨意掃了一眼便收回目光。

掌櫃見又有客人立即上前招呼，「姑娘想看些什麼？」

袁詠安今日是照著周卉庭給的消息來的，她直接問：「聽說你們這裡有一張斷紋古琴可還在？」

掌櫃眼睛一亮。那張琴收了有一陣子，問的人不少，真正要買的卻沒幾個，他連忙道：「在、在，姑娘來得真巧。」

袁詠安跟著掌櫃往裡走，遠遠便瞧見琴架上擺著一張色澤沉舊的琴。

她這兩日臨時翻了些講琴器的書，至少知道斷紋是怎麼回事。如今一眼看去，琴身上細細密密的紋路有些像流水，又有些像梅枝，比她房裡那張新琴確實多了幾分年月留下來的味道。

至於再多——

她就真看不出了。

掌櫃小心把琴取下放到桌上，笑道：「姑娘瞧瞧，這琴可是有些年頭了，琴身完整，斷紋也漂亮，擺在家裡十分雅致。」

袁詠安沒有被那句「雅致」帶著走，只先問：「可以碰嗎？」

「自然可以。」

她這才伸手摸了摸琴面，又俯下身看了看琴身與琴底，看著認真但她自己心裡清楚，她最多只能看出沒有缺角、沒有裂痕，至於什麼岳山、龍齲她這幾日看過的名稱，真出現在眼前還得慢慢對。

青禾站在旁邊，看自家姑娘一臉專注忍不住也跟著緊張，過了一會兒才壓低聲音問：「小姐，看出什麼了？」

袁詠安沉默片刻，同樣壓低聲音回答她，「看出它真的很舊。」

青禾無言，她就知道不該問。

不遠處福順差點笑出聲，只得趕緊低頭假裝在看架上的玉器。

風毓熙唇角也略微揚動了一下。

他原本對旁人的買賣沒什麼興趣，只是那張琴正好在內間，她們主僕的交談想不聽見都難。眼前姑娘看琴的手勢一瞧便不老練，而她半點沒有裝懂的意思，研究半天最後竟只得出一句「真的很舊」。

這比那些摸兩下琴面便談百年古意的人順眼。

袁詠安不知道旁邊有人聽見，看不懂琴的她索性先問自己能明白的，「多少銀子？」

掌櫃道：「六十兩。」

袁詠安點點頭，六十兩不算便宜，可若真是一張保存完好、又有些年頭的舊琴也不至於離譜。她沒有急著談價的繼續問：「能不能試音？」

「自然能。」

掌櫃正要叫夥計過來，門口又進來一對母女，婦人四十上下，衣著華貴，身旁的少女約莫十六七歲，後頭還跟著兩名丫鬟。

婦人顯然來過，一進門便熟門熟路問：「掌櫃，上回那只白玉瓶可還在？」

「在，夫人稍等。」

掌櫃正準備過去招呼，那少女先被桌上的古琴吸引，腳步一跨便過來了。

「娘，妳看這張琴。」

婦人也上前看了一眼。

少女顯然並不懂琴，只覺得琴面斷紋漂亮伸手輕輕碰了一下，問：「這是舊琴？」

掌櫃一見又有人有興趣，生意人的心思頓時活絡起來，笑得越發熱絡，「可不是。前主人還說過這琴是祖上傳下來的，據說出自前朝名家舊藏，只是年頭太久，究竟是哪位名家已不大說得清。」

袁詠安原本正等夥計來調弦，聽見這句便抬了一下眼。方才掌櫃對她可沒提過前朝名家舊藏。

少女一聽果然更感興趣，「前朝名家？」

「前主人是這麼說，單看斷紋與琴身年月也確實不是近年的東西。」

婦人也起了些興趣，問：「多少銀子？」

「原價六十兩。」

少女轉頭看向母親，「祖母下月過壽咱們不是還缺一件壽禮？這張琴倒雅致，又有來歷。」

婦人顯然也覺得不錯。老太太喜好風雅，若壽宴上能拿出一張前朝名家舊藏的古琴，自然比尋常玉器更有說頭兒。

少女這才注意到袁詠安一直站在旁邊，便問掌櫃，「這琴這位姑娘買下了？」

掌櫃看了看兩邊，笑得越發謹慎，「尚未成交，這位姑娘也正在看。」

袁詠安自己也承認，「我還沒付銀子。」

少女聞言點頭，「那便還能買，我出七十兩。」

青禾眉頭微微一皺，明明標價六十兩，眼前這位姑娘卻當著她們的面直接往上加，多少有些故意的意思。

袁詠安倒沒生氣，生意尚未成交，別人想買本來也沒什麼不對，只是她原想先試過琴再決定，這會兒卻被人一句七十兩直接架到了競價的位置。

掌櫃顯然十分高興，偏還裝出一點為難，看向她道：「這位姑娘您看……」

意思再明白不過，若她想要便也往上加。

袁詠安沒有接話，只先看了一眼掌櫃，又看向那對母女，有點明白這樁買賣是怎麼被抬起來的。

掌櫃方才同她說的，是琴身完整、斷紋漂亮、有些年頭。這對母女一來忽然多了一句「前朝名家舊藏」，六十兩便成了七十兩。

袁詠安不懂鑑琴，可袁家做了多年買賣，她從小耳濡目染，至少知道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——東西越貴話越要問清楚。

她沒有跟著加價，反而問掌櫃，「你方才說，前主人說這琴是前朝名家舊藏？」

「是這麼說過。」

袁詠安又問：「哪一位名家？」

「這個年代久遠不可考。」

「琴上有題字或印記嗎？」

「有些舊印，不過已經模糊看不清了。」

「收藏記錄呢？」

掌櫃神色微微一滯，「這……倒沒有。」

袁詠安點點頭，問到這裡，她心裡大概有數了。

掌櫃每回提名家舊藏時，說的都是前主人說過，真問到能不能證明，話又繞回年代久遠、舊印模糊，這不能代表琴不好，只是名家舊藏這事連掌櫃自己都不敢保。那少女見她問個不停有些不耐，開口道：「古物原本便不是樣樣都有記錄。妳若嫌來歷不清不買就是了。」

袁詠安轉頭看她。

對方大概以為她要爭搶，神情都已經帶了幾分防備。

袁詠安卻只是點頭，坦然道：「姑娘說得有道理。」

少女一愣。

袁詠安隨即轉向掌櫃，「既然這位姑娘願出七十兩，我便不加了。」

掌櫃眼裡立即有了喜色。

青禾則忍不住看向自家姑娘。

她們今日不是特地為顧老先生看過的那張琴來的嗎？這就放棄了？

袁詠安沒有解釋，像忽然想到一件事般又笑著對掌櫃道：「不過既是要送長輩的壽禮，來歷總得寫清楚，掌櫃既然說是前朝名家舊藏，不如把這幾個字寫進收據，也省得這位夫人日後還要向人解釋。」

鋪子裡忽然安靜了一瞬，掌櫃臉上的笑僵住了。

風毓熙原本只隨意聽著，到了這裡才抬起眼。

婦人轉向掌櫃，「不能寫？」

掌櫃喉頭一緊。古玩買賣裡，嘴上說「據傳」、「前主人說」、「可能是」都有轉圜餘地，真要白紙黑字寫進收據，性質便完全不同。

他只得陪笑道：「夫人，古物來歷多是一代代口耳相傳，小店自然不敢把沒有實證的事寫死，小店能擔保的是琴身、斷紋與大致年月，至於究竟是哪位名家收藏過，確實只有前主人的說法。」

婦人眉頭立即皺起，「所以你也無法保證？」

掌櫃只能硬著頭皮道：「不能。」

少女之所以看中這張琴本就是為了拿來做壽禮，若真有家舊藏這層，到了壽宴自然體面，可這會連掌櫃都不敢落字，難不成日後有人問起，她還要說賣琴的人聽前主人說是？

婦人顯然也想到同一處，語氣淡了不少，「既說不清，方才便不該把名頭說得那麼滿。」

掌櫃連忙賠不是，「是小的沒說清楚。」

少女心裡仍有些不服，忍不住轉頭問袁詠安，「妳早知道他不敢保證？」

袁詠安很坦白，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妳為什麼叫他寫？」

「因為妳要花七十兩買的是名家舊藏呀。」袁詠安覺得這道理十分簡單，語氣也很自然，「若只是舊琴原本便是六十兩，既然多出的銀子是為了那個名頭，當然要先問名頭是不是真的。」

少女張了張嘴，無法反駁。

各人買東西看重的本來就不同。她想看這琴，是因為顧老先生來過兩次，自己又正想學琴，眼前這對母女則是想送一件拿得出手的壽禮，若名頭是真的，自然值得多花，但連賣的人都不敢擔保，人家不想要也很正常。

婦人到底年長，也沒興趣在一張琴上繼續糾纏，「算了，壽禮另挑。」

她帶著女兒轉去看原先的白玉瓶。

少女臨走前又回頭看了袁詠安一眼，神情仍有些不服氣，到底什麼也沒說。

等人走遠，掌櫃再轉回來時，笑容比先前老實多了。

「姑娘，這琴……」

袁詠安沒有趁機壓價，只重新問他，「先不談名家舊藏，這張琴你能擔保什麼？」掌櫃這回不敢再繞，「琴身完好沒有明顯暗裂，岳山、龍齲也無大傷，斷紋是自然形成不是後來做舊，至於年份，小店不敢說死，至少有數十年。」

「能正常出音？」

「能。」

「若買回去才發現原本便有暗傷呢？」

「三日之內送回，小店退銀。」

「音有問題？」

「只要不是姑娘帶回去之後損壞也能退。」

袁詠安這才滿意，點頭道：「那先試。」

掌櫃立即叫夥計過來調弦。

夥計顯然比她懂琴，很快把琴調好，抬手試了幾個音。

第一聲響起時，袁詠安不自覺站直了些。她仍舊說不出什麼音色蒼古、餘韻悠長的內行話，只覺得這張舊琴的聲音比自己房裡那張沉一點，尾音卻乾淨，不悶，也沒有她擔心的破雜聲。

夥計又換了幾個音，袁詠安聽得很認真。

顧老先生究竟為何看了兩次不下手，她還是不懂，可至少她自己覺得這琴聲音挺好聽。

掌櫃見她神色鬆動，忙問：「姑娘覺得如何？」

「我聽著不錯。」袁詠安沒有裝內行，想了想又問：「還是六十兩？」

掌櫃遲疑了一下。

方才七十兩都喊出來了，說完全不心疼自然是假，可前頭已被問得清清楚楚，這會兒若再抬價連他自己都覺得難看。

他只得點頭，「按原價，六十兩。」

「好。」

袁詠安答得乾脆反倒讓掌櫃一怔，他原本還以為她多少會趁機往下壓一些。

看出他的意外，她反問：「怎麼？六十兩不是你自己開的？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「那便六十兩。」

掌櫃方才拿模糊來歷抬價是一回事，這張琴原本標六十兩又是另一回事，既然琴本身沒有因為掌櫃買賣話術受到傷害，她也沒必要趁人心虛硬砍，只是該寫的還是得寫清楚。

袁詠安提醒，「收據上得註明，舊琴一張，琴身完好，三日內若查出原有暗傷或音有問題可以退。」

掌櫃連忙應下。

袁詠安彎了彎眼睛，「至於名家舊藏——」

掌櫃搖手，「不寫，絕對不寫。」

青禾沒忍住笑出聲。

「這琴倒買得清楚。」

不遠處一句話傳來。

袁詠安轉過頭，這才注意到那位一直站在琴架另一側的年輕公子。

方才她雖知道鋪子裡還有旁人卻始終沒怎麼留心，如今正眼一看，這人生得實在好看，身形高挑，眉目清俊，衣著看似簡單卻沒有一處真普通。

他身旁那名四十上下的男子也不像尋常僕從，站得規矩，眼神卻很活，看樣子方才的買賣大概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
她索性直接問：「公子方才一直在看？」

風毓熙神色不變，「琴就在眼前，很難不看。」

袁詠安聽懂了。也就是說順便把她們那一場全看了。

她不覺得丟臉，又問：「公子懂琴？」

風毓熙沒有故意謙讓，「略懂。」

袁詠安眼睛微亮，低頭看了看已決定買下的琴，再抬頭看他，忽然覺得有件事很不公平。

「既然懂，方才怎麼不替我說句話？」

福順站在旁邊眼皮跳了一下。

這姑娘同自家主子才說兩句話，便問人為什麼不幫她？偏偏她語氣既不嬌也不惱，像只是單純覺得，你明明看得懂，怎麼能從頭看到尾一句不說？

風毓熙也沒料到她會這樣問，停了一瞬才反問：「妳有請我幫忙？」

袁詠安一頓，「沒有。」

「那我為何要幫？」

這話實在太有道理，袁詠安安靜片刻很快又想到，問：「那你方才就沒想過提醒一句？」

風毓熙淡淡的道：「看妳像是用不著。」

袁詠安仔細看了他一眼，這個回答跟她想的不太一樣，不是不便多事，也不是與我無關，而是一一看妳像是用不著。

好像他從頭到尾都沒覺得她是個等著別人替自己解圍的小姑娘。袁詠安心裡原本只是隨口逗人的興致忽然又高了，她彎起眼睛，「那公子倒是省事。」

風毓熙回答得毫無負擔，「嗯。」

她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連客氣都懶，偏偏對方神情從頭到尾都很平淡，不像故意拿話噓她。

於是她一本正經道：「既然是因為我自己處理得來才讓公子省了事，那公子是不是該謝我？」

福順默默看了她一眼，這話原來還能這樣說？

風毓熙自然聽出她在胡扯，但扯得實在太理所當然，彷彿真替他省下多大一樁麻煩。他唇角慢慢揚起，順著她的話道：「多謝。」

袁詠安沒想到這人真說了謝，只好也一本正經點頭，「不客氣。」

福順低下頭嘴角幾乎壓不住，他忽然覺得今日來這間古玩鋪很值得。

掌櫃那頭已把收據寫好，等青禾也付了銀子，袁詠安自然準備離開，想了想又回頭看了風毓熙一眼。

既然碰上一個懂琴的，不問白不問。「公子，我再問一件事。」

風毓熙看著她。

袁詠安指了指琴，「六十兩，虧不虧？」

福順一聽差點又笑出來。方才談買賣算得俐落清楚，銀子都付出去還是想問一句。

風毓熙走近兩步伸手在琴面上輕輕按了一下，又隨意撥了兩個音。

袁詠安立刻看出來，這人所謂的略懂恐怕比她理解的多得多，那動作絕不是偶爾摸過幾次琴的人。

風毓熙收回手，「不虧。」

袁詠安頓時放心不少點頭道：「那便好。」

覺得自己可能給人很在意那六十兩，她下意識補了一句，「我不是心疼銀子，只是怕琴買回去不好用。」

風毓熙看她一眼沒有接話。

袁詠安也很快意識到這句解釋說了還不如不說，只好當作沒發生。

於是她朝風毓熙略一頷首，「今日多謝公子最後那兩個音。」

風毓熙提醒，「妳方才不是讓我謝妳？」

「那是兩回事。」袁詠安答得很快，「一碼歸一碼。」

風毓熙笑了一下，「妳算得倒清楚。」

「自然。」袁詠安回答得半點不心虛。

她沒有再多留，帶著青禾與包好的古琴離開。

目送她走出鋪門，福順回頭見自家主子還站在原處，不由得問：「公子方才是不是也看中那張琴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您看這麼久？」

發現風毓熙淡淡瞥他一眼，福順明白自己問多了，陪著笑轉身去取方才那方舊硯。

過了一會兒，風毓熙像是隨口評了一句，「琴一般。」

福順腳步微頓，很識趣地沒接話只等著，果然隔了片刻便聽見後半句。

「人有意思。」

福順眉梢動了動，跟在主子身邊這麼多年，能讓他這樣站著看完整場買賣，還給出評論的人真不多。

也不知道那姑娘是哪家小姐。

福順把心頭那點好奇按下，他們只在汝南停留一日，明早便要往南陽去了。

風毓熙最後決定買下那方舊硯。

福順付完銀子，看著手裡不大的盒子，趙大人若知道這份禮挑得這麼曲折，多少該感動兩分。

傍晚時風毓熙到了趙宅，把盒子往桌上一擱後沒有多說。

趙惟清打開看了一眼挑了挑眉，「難得，你還知道帶個禮。」

風毓熙端起茶淡淡道：「是福順說空手來不好。」

「所以不是你想送？」

「你若不要可以還我。」

「進了我手裡還想拿回去？」趙惟清立刻把盒子往自己這邊拿近些，免得他真伸手拿。

兩人多年好友，說話向來沒那麼多客套。

趙惟清早年在京城任職，後來父親病重他辭官回鄉照料，這兩年父親身體已好轉，他卻因為習慣了汝南的清閒暫時沒打算再回京。

他這一點和風毓熙很相投，至少兩人都不覺得日日往權力中心擠才叫有出息。

晚膳還沒送上兩人先在書房裡喝茶，趙惟清知道風毓熙這回是到南陽封地去，忍不住打趣他，「太皇太后催婚催得這麼緊？竟把你逼得連京城都不待了。」

風毓熙神情不變，「本來便想到南陽住一陣。」

趙惟清問：「住多久？」

「看心情。」

「皇上肯放你走？」

風毓熙抬眼，「為什麼不肯？」

趙惟清想想也是，外頭總覺得風毓熙身為皇叔，又比皇帝小三歲，能力不差的他便該留在朝中替皇帝出力，可真正熟悉這對叔姪的人都知道，皇帝從沒法子將這懶於權鬥、愛自由的人拴在京城。

但真有事時，他想風毓熙也不會袖手旁觀。

趙惟清想到這裡忽然笑道：「你這性子若生在我們汝南袁家說不定也過得挺自在。」

風毓熙原本正喝茶，聞言抬了一下眼，「袁家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

「聽過但不熟。」

汝南袁家經商多年在汝南根基極穩，他來之前看過地方資料，不覺得有到要特別留意的程度。

趙惟清想起一樁趣事，「袁家最有名的可不只生意，還有他們家那位八小姐。」看風毓熙沒什麼特別反應，趙惟清自顧自說下去，「袁家連著三代全生男丁，好不容易才得了個姑娘，聽我母親說，那位八小姐小時候根本沒什麼機會自己走路，這個抱完換那個，硬是拖到三歲才好好落地走。」

風毓熙眉梢微揚，「三歲？」

「所以這事汝南人說了好多年。」趙惟清笑得越發明顯，「袁家上下寵那姑娘是出了名的，但聽說也沒養成什麼驕縱性子，反而嘴甜機靈很有長輩緣。」

這些事趙惟清也是從家中長輩與往來人家那裡聽來。

風毓熙當聽了一則地方奇聞，淡淡笑道：「一家子都寵一個姑娘也不算太稀奇。」

「你若真見過袁家那陣仗就不會這麼說，」趙惟清搖頭，「我母親每回從袁家回來都要讚歎兩句。」

風毓熙笑了一下。

趙惟清接著換了話題，說起汝南近來幾樁商路上的趣事，又問他南陽那邊有哪值得一去。

袁詠安回到袁家先遇上從書院回來的袁永星。

袁永星一看到青禾懷裡抱著琴眼睛立刻亮了，「八姊，妳拜成師了？」

袁詠安停下腳步，「為什麼我抱一張琴回來就代表拜成師？」

「妳不是去看顧老先生喜歡的琴？」

「是去看琴，拜師一事還沒做呢。」

袁永星繞著青禾走了半圈，伸手想碰琴囊，被袁詠安一巴掌拍開。

「別亂摸。」

「我只是想看看。」他忍不住問：「這張比妳房裡那張好？」

袁詠安坦然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妳怎麼還買？」

「聽起來不錯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袁詠安原本想說還有退貨條件，又想起有人幫忙鑑琴過，「有人幫我聽過，說六十兩不虧。」

袁永星抓住重點，「有人？誰？」

袁詠安一頓，她還真不知道，「一個路人。」

袁永星臉上明明白白寫著——妳不是被人騙了？

袁詠安瞪他，「是我自己決定買了才順便問他一句，價錢是我自己談的。」

「哦。」

那一聲拖得有些長。

袁詠安聽得不順耳，「你那是什麼語氣？不相信我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還有書沒看！」

「你哪天這麼努力了！」

姊弟倆隔著半條廊子鬧了一下，還是青禾提醒自己懷裡還抱著琴不好一直站在外頭，袁詠安才放過袁永星。

回到房裡，她讓青禾把新買的琴從琴囊取出給銀柳看看。

銀柳的風寒已好了大半，正靠在榻邊看書，見她真的抱了一張琴回來隨口問：「小姐今日沒再遇上什麼事吧？」

袁詠安回道：「沒有。」

她把在古玩鋪買琴的經過大概說了一遍。

「那現在這張琴姑娘準備直接送去顧老先生那兒？」

袁詠安一路回來其實也在考慮。早上出門前，她確實動過將琴買下來當作拜師禮的念頭，可真買到後，反而覺得不能這麼做。

她走到琴邊，手指輕輕摸過琴面，做了決定道：「先不送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若直接抱著琴上門跟顧老先生說：『聽說您喜歡這張琴，所以我買來送您，您收我做學生吧。』雖然投其所好，但又像帶著強迫也沒有誠意。」

銀柳想了想，「是有一點。」

「對吧。」

那一路說不出的彆扭總算找到了原因，她是認真想和顧老先生學琴。

「顧老先生收不收我，應該看我值不值得教，不該是我送了什麼，若他真喜歡這張琴，我可以坦白告訴他為什麼買。」

想通之後，她整個人都輕鬆了不少。

袁詠安手指在琴弦上輕輕一撥，一聲清亮琴音聲響，她不自覺彎了彎唇。